

上古語末助詞‘與’(歟)之研究^(註一)

周 法 高

本文想討論語末助詞‘與’在先秦文獻中的用法，特別注意‘與’在論語孟子中的用法。

一

語末助詞‘與’(今作‘歟’)，表示感嘆、擬測、反詰、疑問等語氣。常用於判斷句中。在先秦文獻中，甲骨文、金文、書經、易經、左傳、國語裏沒有語末助詞‘與’，詩經只見於頌，論語、墨子、老子、孟子、莊子、荀子、呂氏春秋、公羊傳、穀梁傳、戰國策、禮記諸書中均有之。

1. 表感嘆：

猗與漆沮！潛有多魚。(詩周頌潛) 鄭箋：“猗與，嘆美之言也。”釋文：“與音餘。”(註二)

猗與那與，置我桃鼓。(又商頌那) 毛傳：“猗，歎詞。”馬瑞辰通釋：“按猗那二字疊韻，皆美盛之貌。”

子在陳，曰：歸與！歸與！(論語公冶長)史記孔子世家作‘歸乎歸乎’。

微與！其嗟也可去，其謝也可食。(禮記檀弓下)

(註一) 楊聯陞先生曾經注意到語末助詞‘與’多出現在判斷句裏的情形，在今年一月曾計劃和作者合寫一文，討論‘與’和‘乎’的區別。後來楊先生看到格氏的文章(A. C. Graham,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Final Particles Yu 與 and Yee 也, BSOAS Vol. XIX, part 1, 1957, pp. 105-123)，和他的說法差不多，便中止了。但是作者因為本人的看法有好些和格氏不同的地方，而且本文的初稿，在四五年前便寫成了。現在加上評介格文的一節，寫成清稿。對楊先生的鼓勵和討論以及檢示格文，謹在此表示謝忱。所謂語末助詞(final particle)為一種附著成分(bound form)，附著於牠前面的成分，大部分出現在句末。

(註二) 陳奐詩毛氏傳疏：“那傳云：‘猗，歎詞’；國語‘猗兮違兮’，韋注云‘猗，歎也。’‘猗與猶猗兮’也。”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四：“與猶兮也。猶言‘猗兮漆沮’，‘猗兮那兮’也。晉語‘猗兮違兮’，是其例。”

2. 表擬測：多和句首的‘其’‘其諸’‘惟’‘庶幾’‘蓋’相應，且多為判斷句式，相當於現代口語的‘大概是……吧’。（註一）

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！（論語學而）

臧文仲其竊位者與！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。（又衛靈公）

天之道其猶張弓與！（老子七十章）

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，我其內熱與！（莊子人間世）

其惟仁且節與？（呂氏春秋召類）

晉文公亡久矣，歸而因大亂之餘，猶能以霸，其由此與！（又不苟）

有時賓語提前，作“其（或‘惟’）……之謂與”之句式：

子貢曰：詩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’其斯之謂與！（論語學而）

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，民到于今稱之，其斯之謂與！（又季氏）

孔子曰：操則存，舍則亡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，惟心之謂與！（孟子告子上）

詩曰：‘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’其此之謂與！（禮記中庸）

句首或用‘其諸’：

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！（論語學而）

子女子曰：以春秋為春秋，齊無仲孫，其諸吾仲孫與！（公羊傳閔元）

句首或用‘庶幾’、‘蓋’，或不用：

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叔齊與！（論語微子）

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！何以能鼓樂也？（孟子梁惠王下）

顏回之於孔子也，猶曾參之事父也，古之賢者與！（呂氏春秋勸學）

韓氏自弓高後貴顯，蓋周烈近與！（漢書魏豹田儼韓信傳贊）

3. 表反詰（註二）：多與否定詞‘非’，疑問詞‘何’，助動詞‘可’同用。

（註一）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中 P. 265：“測度和擬議的語氣，表示將信將疑，可算是介乎直陳和詢問兩者之間。白話裏表示這種語氣的語氣詞是‘罷’（‘吧’），句中又往往有表測度的詞語如‘大概’‘別是’‘只怕’之類。”

（註二）中國文法要略中 P. 253 說：“反詰實在是一種否定的方式。反詰句裏沒有否定詞，這句話的意思就在否定；反詰句裏有否定詞，這句話的用意就在肯定。特指問和是非問都可以用作反詰句，而以是非問的作用為最明顯。”

a. 與否定詞‘非’同用：

曰：敢問崇德修慝辨惑。子曰：善哉問！先事後得，非崇德與？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，非修慝與？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親，非惑與？（論語顏淵）

大哉君乎！夫非盡人之子與？（孟子盡心上）

夫水行莫如用舟，而陸行莫如用車。以舟之可行於水也，而求推之於陸，則沒世不行尋常。古今非水陸與？周魯非舟車與？今蘄行周於魯，是猶推舟於陸也。

（莊子天運）

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？（呂氏春秋期賢）

d. 與疑問詞‘何’‘孰’‘豈’同用，句中往往兼有助動詞或否定詞。

不用賢則亡，削何可得與？（孟子告子下）

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，曰：何獨不來也？東征而西國怨，曰：何獨後我也？孰能有與是鬪者與？（荀子五制）

夫人生百體堅強，手足便利，耳目聰明，而心聖智，豈非士之願與？文侯曰：然。（史記蔡澤傳）

c. 與助動詞‘可’‘敢’同用，兼有否定詞‘不’。

國君進賢，如不得已，將使卑踰尊，疏踰戚，可不慎與？（孟子梁惠王下）

惡成不及改，可不慎與？（莊子人間世）

仲尼曰：‘惡！可不察與？’（又田子方）

妻也者，親之主也，敢不敬與？子也者，親之後也，敢不敬與？身也者，親之枝也，敢不敬與？（禮記哀公問）

d. 與‘然則’‘而況’同用，往往兼有助動詞‘可’。

曰：‘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爲也。’‘然則治天下，獨可耕且爲與？’（孟子滕文公上）

夫物則亦有然者也，然則耆炙亦有外與？（又告子上）

千乘之君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，而況可召與？（又萬章下）

夫順令以取容者，衆能之，而況鐸與？（呂氏春秋召類）

e. 其他：

城門之軌，兩馬之力與？（孟子盡心下）

4. 表詢問：常用於判斷句中，除了用疑問詞‘誰’‘何’表示特指問外，往往問者心目中希望有或認為應該有和同題相反的答案（註一）（漢鄭玄檀弓注，宋邢昺論語疏都會有過此種暗示）。

a. 特指問：

伯魚之母死，期而猶哭。夫子聞之曰：誰與哭者？門人曰：鯉也。（禮記檀弓上）

孔子問子桑雎曰：……吾犯此數患，親交益疏，徒友益散，何與？（莊子山木）

b. 問者心目中希望有和問題相反的答案。

季氏旅於泰山，子謂冉有曰：女弗能救與？對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嗚呼！曾謂泰山，不如林放乎？（論語八佾）孔子問時，希望有肯定的答案。

大宰問於子貢曰：夫子聖者與？何其多能也？子貢曰：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。子聞之曰：大宰知我乎！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（又子罕）邢疏：“大宰之意，以為聖人當務大忽小，今夫子既曰聖者與，又何其多能小藝乎？以為疑，故問於子貢也。……孔子聞大宰疑已多能非聖，故云知我乎，謙謙之意也。”

子曰：賜也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曰：然，非與？曰：非也。予一以貫之。（又衛靈公）孔子和子貢問時都認為應該有相反的答案。

王曰：舍之，吾不忍其觶觶，若無罪而就死地。對曰：然則廢釁鐘與？曰：何可廢也？以羊易之。（孟子梁惠王上）

抑王興甲兵，危士臣，搆怨於諸侯，然後快於心與？王曰：否，吾何快於是？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曰：王之所大欲，可得聞與？王笑而不言。曰：為肥甘不足於口與？輕煖不足於體與？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？聲音不足聽於耳與？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？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，而王豈為是哉？曰：否，吾不為是也。（同上）

（註一）通常反詰句明白表示相反的含義而不需作答，而詢問則否。事實上也有介乎二者之間的情形，‘與’比‘乎’較宜於表現此種語氣。本條下所列諸例，大都是下文有答案的。

曰：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顯，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？曰：以齊王，猶反手也。曰：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。……今言王若易，然則文王不足法與？曰：文王何可當也？（又公孫丑上）

孟子謂蚺曰：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也，爲其可以言也。今既數月矣，未可以言與？蚺諫於王而不用，致爲臣而去。（又公孫丑下）此則雖未戴蚺答語，然從其行爲觀之，二人皆認爲應該有相反的答案。

〔陳賈〕見孟子，問曰：‘周公何人也？’曰：‘古聖人也。’曰：‘使管叔監殷，有諸？’曰：‘然。’曰：‘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？’曰：‘不知也。’‘然則聖人且有過與？’曰：‘周公，弟也；管叔，兄也。周公之過，不亦宜乎？’（同上）孟子曰：‘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？’曰：‘然。’‘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？’曰：‘否，許子衣褐。’‘許子冠乎？’曰：‘冠。’曰：‘奚冠？’曰：‘冠素。’曰：‘自織之與？’曰：‘否，以粟易之。’曰：‘許子奚爲不自織？’曰：‘害於耕。’曰：‘許子以釜甑爨，以鐵耕乎？’曰：‘然。’‘自爲之與？’曰：‘否，以粟易之。’（又滕文公上）

曰：梓匠輪輿，其志將以求食也；君子之爲道也，其志亦將以求食與？曰：子何以其志爲哉？其有功於子，可食而食之矣。（又滕文公下）

萬章曰：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餽也以禮，斯可愛禦與？曰：不可。（又萬章下）

曰：然則孔子之仕也，非事道與？曰：事道也。（同上）

萬章曰：孔子，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。然則孔子非與？曰：孔子當仕有官職，而以其官召之也。（同上）

曰：子以爲是竊屨來與？曰：殆非也。（又盡心下）

曾子弔於負夏，主人既祖塋池，推柩而反之，降婦人而後行禮。從者曰：禮與？（鄭注：“怪之。”）曾子曰：夫祖者且也，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：禮與？（鄭注：“疑曾子言非。”）子游曰：飯於牖下，小飲於戶內，大飲於阼，殯於客位，祖於庭，葬於墓，所以卽遠也。故喪事有進而無退。（鄭注：“明反柩非。”）曾子聞之曰：多矣乎，予出祖者。（鄭注：“善子游”）

言且服。”）（禮記檀弓上）

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所，此胡自生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？即必曰：非然也。必曰：從惡人賊人生。……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，此胡自生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？即必曰：非然也。必曰：從愛人利人生。（墨子兼愛下）俞樾曰：“皆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。”（羣經平議卷九頁十六）

然則國亂將弗治與？曰：國亂而治之者，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，去亂而被之以治。（荀子不苟）

c. 有一些例子事實上在下文有和問題相反的答案，至於問者心目中是否認為應該如此，從上下文不易看得出來。

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？子曰：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曰：然則師愈與？子曰：過猶不及。（論語先進）

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？子曰：吾以子爲異之間，曾由與求之間！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，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矣。曰：然則從之者與？曰：事父與君，亦不從也。（同上）

子貢曰：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子曰：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賜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（又憲問）闕黨童子將命，或問之，曰：益者與？子曰：吾見其居於位也，見其與先生並行也；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（同上）

曰：何哉？君所謂踰者，前以士，後以大夫；前以三鼎，而後以五鼎與？曰：否，謂棺槨衣衾之美也。（孟子梁惠王下）

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？曰：奚而不知也？象憂亦憂，象喜亦喜。曰：然則舜僞喜者與？曰：否。（又萬章上）

問曰：夫子之任見季子，之齊不見儲子，爲其爲相與？曰：非也。（又告子下）齊使東郭塞如秦，公孫枝請見之。公曰：請見客，子之事歟？對曰：非也。（呂氏春秋不苟）

客出，田駢送之以目。弟子謂田駢曰：客士歟？田駢曰：殆乎非士也。（又士容）

d. 在論孟中，有一些例子和上面的原則不合，但另有解釋。

- I. 曾子曰：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，君子人與？君子人也。（論語泰伯）
- II. 師冕見，及階，子曰：階也。及席，子曰：席也。皆坐，子告之曰：某在斯，某在斯。子張問曰：與師言之道與？子曰：然，固相師之道也。（又衛靈公）
- III. 長沮桀溺耦而耕，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：夫執與者爲誰？曰：爲孔丘。曰：是魯孔丘與？曰：是也。曰：是知津矣。（馬曰：“言數周流，是知津處。”）問於桀溺，桀溺曰：子爲誰？曰：爲仲由。曰：是魯孔丘之徒與？對曰：然。（論語微子）
- IV. 曰：敢問夫子之不動心，與告子之不動心，可得聞與？（孟子公孫丑上）
- V. 伯夷伊尹於孔子，若是班乎？曰：否，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也。曰：然則有同與？曰：有。（同上）
- VI. 沈同以其私問曰：燕可伐與？曰：可。（又公孫丑下）
- VII. 今有殺人者，或問之曰：人可殺與？則將應之曰：可。（同上）
- VIII. 孟子謂戴不勝曰：子欲子之王之善與？我明告子。（又滕文公下）
- IX. 淳于髡曰：男女授受不親，禮與？孟子曰：禮也。曰：嫂溺則援之以手乎？曰：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（又離婁上）
- X. 告子曰：‘生之謂性。’孟子曰：‘生之謂性，猶白之謂白與？’曰：‘然。’‘白羽之白也，猶白雪之白，白雪之白，猶白玉之白與？’曰：‘然。’‘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，牛之性猶羊之性與？’（又告子上）
- XI. 賢者之爲人臣也，其君不賢，則固可放與？孟子曰：有伊尹之志則可，無伊尹之志則篡也。（又盡心上）

原來‘與’字在論語孟子中的用法另外有幾條通則（說詳下節）：

- （1）常用於判斷句末，而‘乎’則否；（I, II, III, IX, X）
- （2）常用於助動詞‘可’‘足’加動詞後；（IV, VI, VII, XI）
- （3）在‘主語+之+動詞’的名詞子句後；（VIII）

(4) 句首有‘然則’，常用‘與’，少用‘乎’。(V)

我們再看II例‘與師言之道與’，似乎子張疑所言非道；V例‘然則有同與’，問者的意思，似乎以為既然‘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’，則不應有同；XI例‘則固可放與’，似乎問者心目中也是懷疑臣可以放其君這件事的。IX例的‘禮與’，在檀弓中有一條很相似的例：

童子曰：華而睨，大夫之簣與？子春曰：止。曾子聞之，瞿然曰：呼！曰：華而睨，大夫之簣與？曾子曰：然，斯季孫之賜也，我未之能易也。元！起易簣！（禮記檀弓上）

此例童子所疑，並非‘華而睨，大夫之簣’這件事，而是懷疑曾子並非大夫，不應用大夫之簣。同樣，淳于髡所疑，乃是‘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’這句話，和‘嫂溺援之以手’相衝突。X例‘猶白之謂白與’‘猶白玉之白與’，孟子認為‘白之謂白’，‘白羽之白，猶白雪白玉之白’和‘犬牛之性，不應猶人之性’相衝突。再看III例，長沮的意思，似乎認為魯孔丘和‘魯孔丘之徒’數周流列國，不應不知津的。

5. 抉擇問：連用數‘與’字。

a. 下句首用‘抑’或‘意’（論孟通例：‘抑’後用‘與’不用‘乎’）。

子禽問於子貢曰：夫子之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，求之與？抑與之與？（論語學而）阮元校勘記云：“漢石經‘抑’作‘意’。”

仲子所居之室，伯夷之所築與？抑亦盜跖之所築與？所食之粟，伯夷之所樹與？抑亦盜跖之所樹與？是未可知也。（孟子滕文公下）

子路問強。子曰：南方之強與？北方之強與？抑而強與？（禮記中庸）

豈女爲之與？意鮑爲之與？觀辜曰：鮑幼弱，在襁褓之中，鮑何與識焉？宦臣觀辜特爲之。（墨子明鬼下）

b. 下句首用‘其’或‘其諸’。

吳侵陳，斬祀殺厲。……大宰藍曰：古之侵伐者，不斬祀，不殺厲，不獲二毛。今斯師也，殺厲與？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？（禮記檀弓下）

天與？其人與？曰：天也，非人也。（莊子養生主）

君將攬之乎？亡其不與？昭釐侯曰：寡人不攬也。（呂氏春秋審爲）

惠子曰：有人於此，欲必擊其愛子之頭，石可以代之。匡章曰：公取之代乎？其不與？施取代之。（又愛類）

諸大夫進對者曰：寢不安與？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？獻公不應。荀息進曰：虞郭見與？（公年傳僖二）

則未知其爲是與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？（又哀十四）

c. 句首用“不（或‘未’）知（或‘識’）”：

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，亦欲人之愛利其親與？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？以說觀之，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。（墨子兼愛下）

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？意亦有所止之與？（荀子修身）以上二例下句首用‘意’。

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？蝴蝶之夢爲周與？（公羊傳昭三一）

d. 其他句末用‘與’在上述三項之外者：

分明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，兼與？別與？卽必曰：別也。……分明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，別與？兼與？卽必曰：兼也。（墨子兼愛下）注意‘兼與別與’和‘別與兼與’次序的顛倒，答案也不同，似乎有所軒輊於其間。

然卽國都不相攻伐，人家不相亂賊，此天下之害與？天下之利與？卽必曰：天下之利也。（同上）

湯旱而禱曰：政不節與？使民疾與？何以不雨至斯極也？宮室榮與？婦謁盛與？何以不雨至斯極也？苞苴行與？讒夫興與？何以不雨至斯極也？（荀子大略）孔子曰：意者身不敬與？辭不遜與？色不順與？（又子道）此例句首用‘意者’。

以上二例已接近擬測語氣。（註一）

吏曰：哭國之法斲，先生之老與？昏與？狐援曰：曷爲昏哉？（呂氏春秋貴直）

e. ‘與’和‘乎’‘也’互見兩句之末。

夫有命者，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？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？（墨子非命中）非命下‘也’作‘與’。

（註一）荀子賦篇：“此夫文而不采者與？簡而易知而致有理者與？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？性不得則若禽獸，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？匹夫隆之則爲聖人，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？致明而約，甚順而體，請歸之禮。”連用數‘與’字，所指實同爲一物，並非抉擇問句，而爲擬測句。

然卽之交孝者果不得已乎？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？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（＝愚）而不足以爲正乎？（又兼愛下）

求牧與芻而不得，則反諸其人乎？抑亦立而視其死與？（孟子公孫丑下）

黃帝顓頊之道存乎？意亦忽不得見與？（大戴禮武王踐阼）

6. 反覆自爲問答：（註一）

我之大賢與？於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賢與？人將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（論語子張）

或曰：爲其布與？赤子之布寡矣；爲其累與？赤子之累多矣。（莊子山木）

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？則彼朝死而夕忘之；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？則三年之喪，二十五月而畢。（荀子禮論）

許由曰：爲天下之不治與？而既已治矣。自爲與？啁噍巢於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（呂氏春秋求人）

將從先君之命與？則國宜之季子者也；如不從先君之命與？則我宜立者也。僚惡得爲君乎？（公羊傳襄二九）

7. 句中助頓：

宰予晝寢，子曰：朽木不可雕也，糞土之牆不可朽也，於予與何誅？子曰：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，於予與改是。（論語公冶長）經傳釋詞卷四：“猶言於予也何誅，於予也改是。”（註二）

8. ‘與’和同他助詞同用。有‘也與’‘也與哉’（‘者’爲代詞性的助詞，不在其內）。

用‘也與’之例，如：

子曰：語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與！（論語子罕）

人而不爲周南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！（又陽貨）

曾子曰：始死之奠，其餘閣也與！（禮記檀弓下）

（註一）中國文法要略下 P. 162：“假設句常常一正一反的疊用，或雖不相反，而意思相對。有時候，尤其是在文言裏頭，也可以不取嚴格的假設句式，而採一問一答的形式。”

（註二）馬氏文通卷九：“論語公冶長云：‘於予與何誅？’‘於予與改是！’是猶大戴禮五帝德篇云：‘吾欲以顏色取人，于滅明邪改之。吾欲以語言取人，于予邪改之。吾欲以容貌取人，于師邪改之。’則論語兩句，猶云‘於予何誅與’‘於予改是與’也。本句倒文與前引左傳國語同義，蓋深責而歎之之辭也。”

子曰：舜其大知也與！（又中庸）

以上‘也與’和句首的‘其’相應，表擬測。

季康子問仲由冉求可使從政也與？子曰：由也果，於從政乎何有？曰：賜也可使從政也與？曰：賜也達，於從政乎何有？曰：求也可使從政也與？曰：求也藝，於從政乎何有？（論語雅也）

子游弔焉。主人既小歛，子游出，絰反哭。子夏曰：聞之也與？曰：聞諸夫子，主人未改服，則不往。（禮記檀弓下）

以上表詢問。

子曰：道之將行也與？命也；道之將廢也與？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？（論語憲問）

以上反覆自爲問答。

用‘也與哉’之例，如：

子曰：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（論語陽貨）

子張死，曾子有母之表，齊衰而往哭之。或曰：齊衰不以弔。曾子曰：我弔也與哉？（禮記檀弓下）

以上用‘也與哉’表反詰。

左傳國語沒有在句終的助詞‘與’，但在句中有助詞‘與’字。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一認爲：“與語助也。……無意義也。”馬建忠馬氏文通卷九 P. 71 則謂：“一切‘與’字在句中者，並皆頓挫之辭，故於咏歎爲近。”（註一）今按左傳國語的特色，助詞‘與’不放在句末而放在句中。如果把‘與’字移到句末，也大都可通，所以有人認爲是倒裝句法。

夫有大功而無貴仕，其人能靖者與有幾？（左傳僖二三）經傳釋詞卷一：“言能靖者有幾也。（與，語助也。‘與有幾’三字連讀。釋文：‘其人能靖者與，音餘，絕句。’失之。）”古書疑義舉例補：“顧炎武補注引邵氏曰：‘此倒語也。

（註一）楊樹達馬氏文通刊誤 P. 169：“按諸例皆語中助詞，王氏釋詞以爲無義者是也。馬氏認爲語末助字，非。”案馬說亦有所本，參左傳僖二三年條下。

若曰：‘其有幾能靖者與？’予案此當云：‘其能靖者幾人與？’”馬氏文通卷九 P. 71：“猶云‘有幾人能靖者與’也。”案猶云‘其人能靖者有幾與？’

是盟也，其與幾何？（又襄二九）馬氏文通：“猶云‘其幾何與’也。”（註一）

若壅其口，其與能幾何？（國語周語）韋注：“與，辭也。能幾何，言不久也。”馬氏文通：“猶云：‘其能幾何與’也。”

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，何辭之與有？（同上）馬氏文通：“猶云‘有何辭與？’或猶云‘何辭之有與’也。”

亡人，何國之與有？（又晉語）馬氏文通：“猶云‘何國之有與’也。”

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，將與幾人？（又晉語）韋注：“與，辭也。幾人，言必多也。”劉淇助字辨略卷一：“將與幾人，猶云‘當復幾人’，句中有頓挫語氣，故云‘與’以足之也。”案猶云‘將幾人與？’

亡人，何國之與有？（同上）馬氏文通：“猶云‘何國之有與’也。”（註二）

以上諸例的‘與’和語末助詞之附著於前面的成分者不同，可算是一種特別的情形。如果認為是倒裝句法，也和禮記檀弓上‘誰與哭者？’（＝哭者誰與？）之倒裝句法不同，因為後者‘與’仍附著於前面的‘誰’。

語末助詞‘與’似乎最適宜於表現反詰語氣，牠用於詢問句中時也往往有點反詰的意味（問者往往期望有相反的答案）。而擬測句則是介乎感嘆句和詢問句之間的一

（註一）劉淇助字辨略卷一：“左傳昭公十七年：梓慎曰：‘往年吾見之，是其徵也，火出而見；今茲火出而章，必火入而伏。其居火也久矣，其與不然乎！’邵氏曰：‘其與，語辭，猶云其諸也。’又周語：‘若壅其口，其與能幾何！’”此例‘其與’後有‘乎’字。經傳釋詞又引昭元年曰：‘主民翫歲而惕日，其與幾何？’又曰：‘且問子皙對曰：其與幾何？’又晉語曰：‘雖謂之挾，而猶以齒牙，口弗堪也。其與幾何？’又曰：‘卻子矜其伐而恥國君，其與幾何？’吳語曰：‘民生於地上，寓也。其與幾何？’

（註二）劉淇助字辨略卷一：“與，通歟。廣韻云：‘語末之辭。’增韻云：‘疑詞也。’愚案，疑詞，如論語：‘然則師惑與？’唯求則非邦也與？’公羊傳桓公九年：‘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，則未知其在齊與？在魯與？’是也。語末辭，如論語：‘其爲仁之本與！’中庸：‘舜其大孝也與！’是也。凡語末辭詠嘆之意居多。”案劉氏把我所謂擬測句和其他問句分開，甚是。其所謂‘疑詞’一類，實包括我所謂詢問句，反詰句，和抉擇問句。甲柏連孜（Georg von Gabelentz）漢文經緯（*Chinesische Grammatik*）P. 480：“一個問題，我們希望同意的答案，用‘與’字結句。這種形式，不只用在我們用‘doch, am Ende’, ‘vielleicht’ ‘wäre es wohl’……等地方，並且常用在我們的擬測句（vermuthenden sätze，如‘ich denke, man sollte meinen’等）和反詰句（rhetorischen Fragen）。”馬建忠馬氏文通卷九 P. 70：“‘與’字之音，與‘乎’字相終始……其用法亦大同。‘與’字以助設問，以助擬議者其常，而以助詠嘆，則不若‘哉’字。唯以其音之紆徐，故凡所助者，不若‘乎’字之以質言也。”案英譯對擬測句每用反詰句法譯之。

種語氣。‘與’字較早的用法爲在詩經中用於感嘆句中，在論語中仍有此種用法。

二

格氏 (Graham) 在語末助詞‘與’和‘也’的關係一文中分析‘與’的用法如下：

1. 在句內用作系詞 (copula)。在句末用‘也’的句子中，最重要的型式是句中二個名詞，代名詞或名詞子句相結合而無主要動詞，在此‘也’可以認爲是系詞，例如：

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。(孟子滕文公上)

否定系詞‘非’在論語或孟子中通常爲句末之‘也’所加強，例如：

久於齊，非我志也。(孟子公孫丑下)

在此種型式的問句中，我們偶然找到修詞句式 (rhetorical pattern) ‘其(惟)……乎’，此外語末助詞幾乎全用‘與’。在下表中‘與’和‘乎’出現在此種句型和牠們總出現的次數相比：

	與，也與	也乎	乎
論語	26/46	—	5/114
孟子	17/61	1	4/146

‘其(惟)……乎’的句式在論語中和在孟子兩引孔子之言中共出現6次，例如：

知我者其天乎！(論語憲問)

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(孟子滕文公下)

超出此種型式僅有之例是：

論篤是與，君子者乎？色莊者乎？(論語先進)

仕而不受祿，古之道乎？曰非也。(孟子公孫丑下)

談到‘與’字，有不少例子問句中之‘與’相當於答句中之‘也’，例如：

與師言之道與？子曰：然，固相師之道也。(論語衛靈公)

有時‘與’前的動詞後加‘者’而名詞化，如：

夫子聖者與？(論語子罕)參孟子公孫丑上：“夫子聖矣乎？”

管仲非仁者與？(論語憲問)參公冶長：“孟武伯問子路仁乎？”又：“仁矣乎？”

又憲問：“未仁乎？”

否定系詞‘非’用在問句中，出現在論語中 7 次，孟子中 4 次，後面老是跟‘與’，而不跟‘乎’，例如：

唯求則非邦也與？（論語先進）

‘非也’用來回答問句，出現在論語中 1 次，孟子中 4 次，其中之一問句用‘乎’：

仕而不受祿，古之道乎？曰非也。（孟子公孫丑下）

在論語和孟子中，句中用‘猶’（like），通常句末用‘也’。在問句中五個例子全部用‘與’：

生之謂性也，猶白之謂白與？（孟子告子上）

2. 用作系詞，聯系句子句和前面的句子。‘也’字常有此種用法，解作‘It is that ……’，‘It is because……’，句首常用‘爲’字，例如：

舜不告而娶，爲無後也。（孟子離婁上）

‘爲’在問句前時，句末老是跟‘與’而不跟‘乎’。例如：

爲肥甘不足於口與？（孟子梁惠王上）

3. 在雙疑問句（double questions）中，例如：

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，求之與？抑與之與？（論語學而）

4. 在引導的子句（introductory clause）後，例如：

道之將行也與，命也。道之將廢也與，命也。（論語憲問）

5. 在‘可’和‘足’後。‘可’後跟被動的動詞和語末助詞‘也’。在另一方面，‘可’後跟主動的動詞和‘矣’，倘若有一個語末助詞的話。

‘可謂’和‘可使’，在論語中不能單獨分類歸入‘可以’或‘可’，而在孟子中，牠們都比較接近前者：

論語

‘可謂’後跟‘矣’ 8

‘可使’後無語末助詞 5

‘也已’ 2

跟‘也’ 3

‘也已矣’ 5

‘也與’ 3

['乎' 3] (註一)

(註一) 方括弧內乃法高所加。

〔‘與’ 1〕

孟子

‘可謂’後無語末助詞 1

‘可使’後無語末助詞 4

跟‘矣’ 4

跟‘矣’ 1

‘也’ 2

‘也’ 1

〔‘乎’ 5〕

〔‘乎’ 1〕

在孟子中，‘可以’‘可謂’和‘可使’在直陳句中，後面無語末助詞或後跟‘矣’，但在問句中跟‘乎’。在多數例子中，‘可’後跟被動的助詞在直陳句中後跟‘也’，但在問句中跟‘與’。只有一例‘可以’後跟‘與’：

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也，爲其可以言也。今既數月矣，未可以言與？（孟子公孫丑下）

，可得聞’後面跟‘與’ 5次，跟‘乎’ 1次。除此以外，‘可’後跟動詞和‘乎’在一起只有2次：

不識可常繼乎？（孟子萬章下）

國欲治可得乎？（又告子下）

‘足’對句子結構的影響和‘可’相似。‘足以’後跟主動的動詞，後面無語末助詞或後跟‘矣’。‘足’單用時後面跟被動的動詞和‘也’。在問句中，論語無‘足’和‘足以’之例，孟子無‘足以’。可是在孟子中，‘足’後跟動詞 6次，1次後跟‘乎’，5次跟‘與’。

6. 在‘倒裝賓語+之+動詞’的子句後，例如：

其斯之謂與！（論語學而又季氏）

惟心之謂與！（孟子告子上）

7. 在‘主語+之+動詞’的子句後。有一種型式的子句後面常跟‘也’，不管是在句首或句末。例如：

惡（紫之奪朱）也，惡（鄭聲之亂雅樂）也，惡（利口之覆邦家）者。（論語陽貨）

（墨之治喪）也，以薄爲其道也。（孟子滕文公上）

在孟子中：

	有‘也’	無‘也’
名詞子句在‘知’後	9	4
‘欲’後	5	—
‘異於’後	3	—
別的賓語在‘知’後	1	34
‘欲’後	3	34
‘異於’後	—	7

用‘與’之例，如：

（夫子之求之）也，其諸異乎（人之求之）與！（論語學而）

子欲（子之王之善）與？（孟子滕文公下）

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？（又萬章上）

我們也許可以把下例包括進去：

若是其甚與？（孟子梁惠王上）

可是有一例用‘乎’：

若是其大乎？（孟子梁惠王下）

除此一例外，名詞子句後從不跟‘乎’。

此外，格氏又討論到在論語和孟子中‘與’和‘邪’‘諸’的關係如下：

王引之認為‘與’和‘邪’本來同為一詞。根據高本漢的擬測，‘與’讀 *ziō*，‘邪’讀 *ziǎ*，與此看法符合。趙岐注孟子，通常保留‘乎’，但以‘邪’代‘與’。‘邪’通常出現於也用‘與’的文獻中，但單獨出現於易經繫辭中6次，例如：

乾坤其易之緼邪！

在系詞句中，‘乎’只出現2次，都在‘其惟……乎’的型式中，此點已在孟子中注意及之。我們可以下結論說‘邪’在易經中代替論語孟子中之‘與’。

多數中國學者解釋語末助詞‘諸’為‘之乎’之合音，幾位歐洲學者主張‘之與’。由於我們承認‘乎’和‘與’之間有較大之差別，此問題並非太小而同時亦易於解決。語末之‘與’在論語和孟子中有如下之情形：

	論語	孟子
在系詞句後	—	—
在引導的子句後	—	—
在‘可’‘足’後跟動詞後	—	—
在倒裝賓語後	—	—
在名詞子句後	—	—
其他	14	16

因此第二成分顯然非‘與’。

最後格氏下結論列成一表：

	與		乎	
	論語	孟子	論語	孟子
在系詞句中				
在‘非’後	7	4	—	—
在‘猶’後	2	3	—	—
在‘何’後	—	1	—	—
其他	17	9	5	4
原因問句				
在‘爲’後	—	8	—	—
用‘非也’答	—	1	—	—
其他	?	?	?	?
在引導的子句後	6	—	1	—
在‘可’加動詞後	5	14	—	3
在‘足’加動詞後	—	2	—	1
在‘之謂’後	1	1	—	—
在名詞子句後	1	3	—	—
在‘若是其’後	—	1	—	1
	39+?	47+?	6+?	9+?
總數	46	61	114	146

在超過 100 例中，能够表示出來‘與’相當於‘也’者，多於五分之四，至少在其餘的許多例子中或許和‘也’解作‘It is that……’相似。

疑問助詞之功能的進一步證明可得之於調查牠們和助詞‘也’和‘矣’連結到什麼程度。後二助詞在先漢文籍中從未連用，因牠們通常用於互不相容之句型中。‘矣’的表完成的作用表示在多數例子中有一主要的動詞，而‘也’之主要的功用為在無主要動詞之單位間用作系詞。一個顯著的例外是‘可’和‘足’後跟被動的動詞的句子，通常句末用‘也’，但偶然用‘矣’。

由於表列‘也’和‘矣’結合的情形，我們也可試驗我們的結論在論語和孟子以外可靠的程度。

	A			B ¹					
	也	與 ²	邪，耶 ³	也與	矣與	也邪	矣邪	也乎	矣乎
書經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
易經	常見	—	7	—	—	—	—	—	1
詩經	90	3? ⁴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
春秋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
大學	常見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
中庸	〃	6	—	2	—	—	—	—	5
禮記(他篇)	〃	16	—	7	—	—	—	—	2
論語	〃	46	—	14	—	—	—	—	10
孟子	〃	61	—	—	—	—	—	1	2
老子	〃	1	3	—	—	—	—	—	—
莊子	〃	49	148	—	—	6	—	—	—
左傳	〃	1	1	—	—	—	—	11	3
穀梁傳	〃	6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1
公羊傳	〃	22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
墨子	〃	27	22	—	—	1	—	—	—
荀子	〃	32	52	—	—	—	—	—	—

1. 在B欄內的數字包括在A欄內。
2. 此諸書中無‘歟’。
3. ‘耶’僅出現在左傳中一次，莊子中一次。
4. 詩經中之‘與’爲歎詞 (exclamatory particle)，不一定和疑問詞 (interrogative) ‘與’相同。‘猗與漆沮！’‘猗與那與！’相似之例偶見於後代，例如論語公冶長：‘歸與！歸與！’

這個表有一些特徵，倘若‘與’和‘邪’爲‘也’和‘乎’用法之結合，則全部可以說明：

- (A) ‘乎’在‘矣’後相當常見，‘與’和‘邪’（像‘也’一樣）從不出現在‘矣’後。
- (B) 在任何很規地用‘與’或‘邪’的文籍中，‘也’後從不用‘乎’（孟子中一條爲例外）。
- (C) 書經不用‘也’，也從不用‘與’或‘邪’。
- (D) 在左傳中，‘與’和‘邪’幾乎完全沒有，也常用‘也乎’。
- (E) 在多數文籍中，‘也’後從不跟‘與’和‘邪’。倘若後二者兼具‘也’的功用，當然前面不用‘也’，可是這是可能的（參‘盍不’‘諸乎’等結合式），而在論語，禮記和莊子中例子不少。

對‘與’和‘也’的關係之最簡單的解釋即‘與’爲‘也乎’的拼合。據高本漢對上古音的擬測，這點不甚可信：

也 dja + 乎 g'o = 與 zjo

可是‘與’和‘也’的聲母本來並不相同，這一點好像並未確定。陸志韋詩韻譜假定‘與’的聲母也是 d。但我並不急於討論語音上的問題。

結論：

- (A) 在論語和孟子中‘與’在問句中的用法，‘即’‘也’在直陳句中的用法。
- (B) 在易經繫辭中‘邪’的用法也是相同的。
- (C) ‘諸’爲‘之乎’之結合，而非‘之與’。

以上約略介紹格氏此文的内容，以下將加以批評及補充。

格氏大體根據形式方面來討論，但也未完全顧到，如‘其……與’‘然則……與’‘抑……與’等形式。他所列舉的七項用法，也不能包括語末助詞‘與’的全部用法，蓋由於他的目的主要是研究‘與’和‘也’的關係，而本文重在分析‘與’的用法，在體例上便有不同之處。

格氏在第1項用法中注意到動詞後加‘者’字變為系詞句（即我所謂‘判斷句’）的情形，如：

夫子聖者與？（論語子罕）

然則從之者與？（又先進）

管仲非仁者與？（又憲問）

益者與？（又憲問）

然則舜偽喜者與？（孟子萬章上）

按照格氏的看法，我們可以說：動詞後加‘者’，為系詞句的形式，所以後面用‘與’。但我們進一步要問：‘夫子聖者與’和‘夫子聖乎’的用法是不是相等呢？根據我在上節的分析，‘與’用於疑問句末，問者往往希望有（或下文往往有）反面的答案，因為在上述諸例中用‘與’比用‘乎’切合，才將句型改變，以合乎‘與’通常出現在系詞句中的原則。

此外格氏提到否定系詞‘非’出現在問句中的情形，例如：

唯求則非邦也與？安見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？唯赤則非邦也與？

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（論語先進）

大哉君乎！夫非盡人之子與？（孟子盡心上）

這也和上述的原則相合。此外，格氏又注意到孟子梁惠王上：

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

認為‘何與’相當於‘何也’，實則‘獨何與’的語氣較急，有反詰的成分在內。

格氏對於好些非系詞句的問句沒有提到，在表中則另列‘其他’一欄，今將論語孟子中不合於格氏七項原則的例子列舉一些如下：

女弗能救與？（論語八佾）

然則師愈與？（又先進）

然則廢釁鐘與？（孟子梁惠王上）

然後快於心與？（同上）

然則有同與？（又公孫丑上）

然則聖人且有過與？（同上）

自織之與？……自爲之與？（又滕文公上）

其志亦將以求食與？（又滕文公下）

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？（又告子上）

然則耆炙亦有外與？（同上）

然則舜不禁與？（又盡心上）

我們可以看出上述諸例，有六例句首用‘然則’（孟子萬章上‘然則孔子非與？’告子上‘然則彼皆非與？’二例尙未計入），一例用‘則’，一例用‘然後’。三例動詞用‘有’。我在第一節曾加以解釋，認爲說者往往希望有相反的答案（可包括反詰句在內）。

假使我所假定‘與’和‘乎’的差別可以成立，我們可以一看在系詞句中用‘乎’的例子：

孟子去齊，居休，公孫丑問曰：仕而不受祿，古之道乎？曰：非也。於崇，吾得見王；退而有去志，不欲變，故不受也。繼而有師命，不可以請，久於齊，非我志也。（孟子公孫丑下）

在這兒用‘乎’，可能問者心目中並無一定的答案，語氣也較緩。假使說‘古之道與’，便有詰問的成分在內，問者心目中可能有‘非古之道’的成見。

格氏注意到‘可’後跟‘也’或‘與’，‘可以’後跟‘矣’或‘乎’的現象是很有意思的。不妨檢討一下：

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也，爲其可以言也。今既數月矣，未可以言與？（孟子公孫丑下）

對此一例外，格氏認爲‘也’不和‘可’而和前面的‘爲’字相應，‘與’好像有和‘也’相似的功用‘It is that?’ ‘Is your delay because……?’ 卽‘爲其未可以言與？’之意。案此說牽強。依通則‘未’後用‘也’不用‘矣’，而且‘與’在此有反詰之意。

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餽也以禮，斯可受禦與？（孟子萬章下）
格氏謂倘若‘受’是主動的動詞，我們應該希望前為‘可以’，趙歧注釋末句為‘斯可受乎’。案拙著‘可’和‘可以’說：

“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（論語子罕）

‘帥’和‘志’是‘奪’的止詞，‘三軍’‘匹夫’同時又是轉詞（有人叫做雙賓語），所以不用‘可以’。”（註一）

和此例相當，其意為‘斯可以受其禦與’。

‘可……也’‘可以……矣’的用法雖頗常見，但‘可……矣’和‘可以……也’在先秦諸書中亦有之。‘可以……也’之例，如：

進以正，可以正邦也。（易漸象）

然後可以守也。（墨子備城門）

唯无以天下為者，可以託天下也。（莊子讓王）

夫文王欲立貴道，欲白貴名，以惠天下，而不可以獨也。（荀子君道）

可以有竊國，而不可以有竊天下也。（又正論）

凡以知人之性也，可以知物之理也。（又解蔽）

郎何以地？郎猶可以地也。（公羊傳桓十三）

不見公者，可以見公也。（穀梁傳成十六）

左傳中‘……之可以……也’構成名詞子司，如：

言備之不可以已也。（左傳成九）

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！（又襄三一）

又有：

聞免父之命，不可以莫之奔也。親戚為戮，不可以莫之報也。（左傳昭二十）

‘可……矣’之例，如：

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（易咸象，恆象，萃象）

莫捫朕舌，言不可逝矣。（詩大雅抑）

故霸王之業，可行於天下矣。（墨子辭過）

（註一）周法高上古語法札記，‘可’和‘可以’，史語所集刊二十二本 P. 191。

不可不戒矣，不可不慎矣。（又天志上）

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，且以其有爲不可加矣。（莊子天下）

民知有辟，則不忌於上，並有爭心，以徵於書，而徵幸以成之，弗可爲矣。

（左傳昭六）

晉衆之走者，舟中之指可掬矣。（公羊傳宣十二）

無田則無許可知矣。（穀梁傳桓一）

惟一少有例外的是‘可謂……矣’，據我查墨子，莊子，荀子，春秋三傳，‘可謂’後大都用‘矣’而不用‘也’，只有一例：

可謂危矣，未可謂微也。（荀子解蔽）

這是因爲‘未’後通常用‘也’不用‘矣’的緣故。在問句中‘可謂’後通常用‘乎’，例如：

終身役役，而不見其成功，爾然疲役，而不知其所歸，可不哀邪？人謂之不死奚益？其形死，其心與之然，可不謂大哀乎？（莊子齊物論）

此例‘可不’後用‘邪’，‘可不謂’後用‘乎’。

格氏提出‘也：邪與’爲一類，‘矣：乎’另爲一類，是很有道理的。他假定‘與’是‘也乎’的合音，雖可備一說，似乎也沒有什麼可靠的證據。左傳中常用‘也乎’，大概由於沒有句末的‘與’，於是‘乎’字便代替了‘與’的用法。論語中‘也與’有14次，而‘也乎’一次也沒有，這和‘盍不’‘諸乎’僅佔少數的情形並不相似。

我覺得格氏遺漏了一個助詞‘已’，牠的用法和‘與’相當。我在語末助詞‘矣’和‘已’中曾把‘已’字的用法分爲下列數項：

1. 用於有助動詞‘可’‘易’‘能’‘得’等句中。
2. 用於否定句中。
3. 用於兼有助動詞和否定詞的句中。
4. 用於判斷句中。
5. ‘是已’連用。

（註一）參拙著上古語法札記，語末助詞‘矣’和‘已’，史語所集刊二十二本。

6. 其他。(註一)

我覺得‘已’和‘與’的關係與‘矣’和‘乎’的關係很相似，語音上也很有關係。另外還有‘也’和‘邪’。

此外格氏所舉‘諸’是‘之乎’而非‘之與’之合音，這一點很容易證明的，第一，‘諸’在句中又等於‘之於’而‘乎’字也具有介詞‘於’的作用。第二，左傳無句末之‘與’，但有‘諸’，也可看出‘諸’為‘之乎’之合音。

詩經中有語末之‘止’，金守拙氏統計‘止’有104次出現在行末，其中至少有84次不能解作‘停止’，認為是‘之矣’的合音。(註一)例如：

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降。(詩召南草蟲)

‘既’後常用‘矣’，此處用‘止’，相當於‘之矣’。

現在，除了‘也：邪’，‘已：與’，‘矣：乎’之外，又可添上‘止：諸’，每組中前者為上聲，後者為平聲：

也：邪	：	矣：乎
已：與		止(=之矣)：諸(=之乎)

(註一) 參 George A. Kennedy, Equation No. 5, (Chinese Fusion-words), JAOS Vol. 67, No. 1. pp. 56-59. 案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 P. 778 已有‘止猶之也’，‘止猶矣也’的說法，參 Hermann Köster, On the particle Chih 止, Monumenta Serica Vol. XII, pp. 247-51. ‘止’不能解作‘之矣’之例，如詩小雅采薇：“采薇采薇，歲亦作止；曰歸曰歸，歲亦莫止。”‘止’當訓‘矣’。莊子人間世：“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”俞樾羣經平議卷十七疑下‘止’字為‘也’之誤。案劉子新論清神篇作：“虛室生白，吉祥至矣。”‘止’亦可解作‘矣’。‘諸’字亦有訓‘乎’者，詩邶風日月：“日居月諸！照臨下土。”毛傳：“日乎月乎，照臨之也。”禮記祭義：“勿勿諸欲其享之也，”禮器‘諸’作‘乎’。左傳文五：“皐陶庭堅不祀，忽諸！”服虔曰：“諸，辭。”‘忽諸’猶‘忽乎’也。